

## 窗前栀子花

○ 肖日东

周末,我在阳台上晾衣服,微风吹拂,送来一阵清香。我循着这股香气寻找,发现并不是从阳台飘来的。仙客来已凋谢,三角梅连花骨朵都没有,紫色绣球也不是这种香气,这清香莫不是从窗外飘来的?我伸出头往窗外一瞧,果然,窗外的绿化带里,栀子树已经开花了。

并不高大的栀子树挨挨挤挤,冒出枝头的栀子花,有半开的,有全开的。半开的花骨朵四周裹着淡绿色花纹,顶部微微绽开,吐出一根根白色的花蕊。完全开放的花朵热情奔放,椭圆形花瓣次第展开,细腻而绵柔。外层的花瓣上还残留着花萼的淡青,这清香仿佛是从青色中努力钻出来的,怯怯的,让人怜爱。

白蝴蝶般的栀子花在枝头摇曳,也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。盛夏的家乡,房前屋后也有着雪花似的栀子花。只

是大家舍不得摘下来,而是让它自然凋谢,结出黄黄的栀子果。

栀子果成熟后,送到药铺是可以换钱的。那个时候,母亲顾不得夏季农忙的劳累,总会趁其他人休息时,背着小背篓,戴着草帽,漫山遍野地寻找小小的栀子果。

寻找栀子果是艰难辛苦的。山林里到处郁郁葱葱,那些没成熟的果实是青绿色的,眼力再好的人也要仔细寻找。成熟的栀子果是金黄色的,这些金黄的小果藏在枯黄的叶片下面,需要费很大劲才能找到。有一次,母亲发现了一棵长在荆棘丛中高挺的栀子树,树上挂满了金黄色的栀子果,她兴奋地把背篓往前一顶,整个人几乎扑在栀子树上了。等把栀子果摘下来后,她的手背被划出道道血痕,那些血痕凝固后,如同一条条歪七扭八的蚯蚓趴在母亲的手背上。一个下午能摘大半背篓栀子果,母亲特别开心,早已忘了手背上的疼痛。回到家,母亲把黄黄的栀子果摊在地上,摇着扇子,笑靥如花。第二天一大早,父亲把这小小的金果装进蛇皮袋,用自行车驮到药铺,换来家里的日用品。

一晃20余年过去了,我已在外地工作。而乡下的房前屋后,也长满了野栀子树,只是那黄黄的栀子果却没人采摘了。等到栀子果挂满枝头,母亲会拍照片发给我。看着手机里金黄的栀子果,我好像闻到了它散发出来的清香,也读懂了母亲的辛劳,读懂了这生机盎然的夏天。

太阳刚上山,后山坡上的露水还没散。我提着竹篮,弯腰拨开层层叠叠的金银花藤,那架金银花已经开了小半个月。不知何时,我的发梢挂上了几颗露珠。空气里有股清冽的甜,像是谁打翻了一罐蜜,又用水调淡了。

采金银花是个细活。太早摘,花苞还没攒够香气;太晚摘,花瓣一碰就落。最好是在将开未开的时候摘,花蕾鼓鼓的,白得犹如刚剥出的新米,指甲一掐,花蒂断开,指尖立刻染上一股香味。

从前母亲教我摘花,总说一句话:“别光看上面的,底下的才是宝。”那时我不懂,专捡枝头最高、开得最盛的花摘,觉得那才叫收获。母亲也不恼,只是把我篮子里的花翻一遍,把藏在底下的小花苞重新摆到上面去。

后来我才明白她的意思。那些长在显眼处的花,被太阳晒得太久,香气早就散了大半。唯有躲在叶子背面、藏在藤蔓深处的花苞,吸足了晨露,又阴干得恰到好处,摘下来放在手心,闭上眼睛,恍若把整个初夏都封在里面了。

母亲采花时有个习惯。她会把最大、最饱满的花挑出来放在篮底,再用品相稍微次一些的花盖在上面。我曾问她为什么,她说:“好东西要藏一藏,别什么都摊在外面。走一路,风也吹,灰也落,露在外面的先脏了。”这话我一直记着。

其实想想,母亲说的哪里只是花。她一辈子都是这样过的——家里最好的东西,从不摆在明面上。自己种的瓜,最大、最甜的永远藏在筐底,留给来串门的亲戚。手里攒了点儿钱也不声张,悄悄收着,等谁家有了急用

## 金蕊藏篮底

○ 尹小英

才拿出来。我们这代人刚好相反。什么都要晒,什么都要摊开给人看。朋友圈里是精心摆拍的日常,仿佛活得热闹才算值。可热闹看多了,心里反而越来越空。独处时的自在、日复一日的坚持,这些真正让人踏实的东西,偏偏都被藏起来了。

采满一篮,我直起腰,太阳已经升到半坡,露水早已散尽。金银花在光里白黄错落,藤上像挂满了碎金银。我低头看看篮子里那一朵朵花,它们安安静静地挤在一起,最下面是最好的一把。

回到家,我把竹篮倒扣在竹匾上,轻轻一抖。藏在篮底的那些花苞哗啦啦地落下来,阳光从窗口照进来,它们闪着细碎的光,如同母亲当年藏在筐底的那些瓜。日子就是这样过的,把最好的藏在最底下,时间到了,它们自然会翻上来。

连载 153

## 布衣诗人谢榛

○ 武俊岭

徐阶眼睛一红,但很快掩饰过去,说,你们放心吧!人非草木,我会尽力的。

王世贞看了李攀龙一眼。二人站起来,告辞而去。

两人走出徐府十几米后,李攀龙说,我怎么感觉徐阶不一定会救继盛呢。这个人太过精明。近来他入阁的呼声很高,为了仕途顺畅,他会在关键时候多事吗?

王世贞说,那我们找找严讷大人吧?

李攀龙摇头,我还没告诉你,我前天就找他,他听了我的话一直摇头,说,皇上一心要办杨椒山,我是一点办法也没有。

王世贞黯然神伤,垂头而走。他无悲苦地想到:能找的人都找了;剩下的,也许只能听天由命了。

例会之事,众人都无心参与了。一个月前,梁有誉因为家中老母生病,请假回广东顺德了。随即,朝廷里又出了杨继盛的事。于是,例会停止。但是,李攀龙觉得不能因为杨继盛的事而把诗社的一切活动停止,便与王世贞商量一下,倡写七子诗。就是要求社里每个人,为其他六人一人写五首诗,一共写三十首。七个人,就是二百一十首诗。要求京城的朋友一个月内完稿。可是两个月过去,连远在顺德的梁有誉都把三十首诗寄来,唯独没有谢榛的。这下,惹怒了李攀龙。他登门问罪,质问谢榛,为什么不写?

谢榛平静地回答,于鳞,天下之大,不只我们七个写得好!我们七个相互吹捧,有意思吗?

李攀龙口气很冲地说,别人写得好,我没看到,我看到的就我们七个!

谢榛冷笑一声,说,于鳞,你也太过自信了。你知道的,李先芳、吴维岳写得不错。

李攀龙说,他们躲着我们,不是我们诗社的人。

为什么躲?还不是因为论诗观点不同。

这么说,你与我们也不同了。

小同大异。

怎么说?

谢榛也有点激动了,说,既然话说到这个份上,于鳞,我就挑明了吧。你的《拟古诗》临摹太甚,乐府诗简直就是像临字一样临诗了。

于鳞听了,嘿嘿一笑,说,秦汉之后无文,盛唐之后无诗;前贤李梦阳也主张要像临习字帖那样临摹古人诗句。

对李梦阳这点,我在开封与朋友谈诗时就公开反对了。

李攀龙面红耳赤,说,谢茂秦,你厉害,你厉害!

谢榛说,不是我厉害,怒我直言,于鳞,你年龄比我小十几岁,又有才具,为什么不能变变路子呢?像你的《有所思》《陌上桑》,字摹句拟,有意思吗?论诗,你能不能不那么偏狭呢?

李攀龙突然转身,气冲冲地往门外疾走。至门外,狠狠地把门关上。谢榛开门追出,大喊,于鳞,于鳞慢走,等等我。

追了好一会儿,谢榛才把李攀龙追上。谢榛扯住李攀龙的袖子,说,于鳞,我的话说得直了一些,但你不能生这么大的气,何必呢。

李攀龙推开谢榛的手,说,茂秦,好了,我们都应该冷一冷了。我们的关系,也应该冷一冷了。

说完,大踏步离去。谢榛看着李攀龙没了影子,才怅怅地回到住处。谢榛心想,自己的行为是否有点过分呢?先是不和七子之诗,后又公开指责李攀龙的诗歌。没有委婉,没有含蓄,难怪李攀龙不能接受。想想自己危难时,是李攀

龙伸出援手,给自己找了这么一个住处。

李攀龙没有回家,而是到了王世贞家里,把与谢榛争吵的事如实相告。

王世贞说,眇君子是有一套,但未免太狂了,狂而悖。

李攀龙说,先冷冷他,煞煞他的傲气。

对了,继盛之事,他去找崔元,结果如何,也不给说一声。

就是!可见他对继盛之事并不上心。

不理他了,我去继盛家,把替杨夫人写的诉冤书读一读。你有时间陪我去吗?

有。

其时,杨继盛之事已经大坏。王世贞听说,皇上本不愿意杀掉杨继盛,但严嵩在其党羽大理寺少卿胡植、太仆寺少卿鄢懋卿的极力怂恿下,把杨继盛的名字附在以玩寇殃民罪论死的张经、李天宠名下。这样,皇上不及细辨,昏然降旨,处决三人。

二人来到杨继盛家。此时的杨夫人,人瘦了一圈,脸黄黄的。两个孩子,怯怯地看着王世贞、李攀龙两位。

王世贞说,嫂夫人,我替你写了诉冤疏文。我给你读一读,你好好听听。

杨夫人说,我一个妇道人家,什么也不懂,两位贤弟多帮忙吧。

王世贞说,那好,我开始读。

王世贞缓慢、清晰地读道:

臣夫谏阻马市,预伐仇鸾,曾蒙圣上薄赏,旋因鸾败,首赐瀚雪,一岁四迁。臣夫衔恩图报,误闻市井之语,尚狃书生之见,妄有陈说,荷上不即加戮,俾从吏议。杖后入狱,割肉二斤,断筋两条,日夜笼箠,备诸苦楚,两经奏谢,并沐宽恩。今忽阑入张经疏尾,奉旨处决,臣仰惟圣德,昆虫草木,皆欲得所,岂惜一回宸顾,下逮覆盆?倘以罪重,必不可赦,

愿即斩臣妾之首,以代夫诛。夫生一日,必能执戈矛,御魑魅,为疆场效命之鬼,以报陛下。

杨夫人边听边哭。听毕,已是哭得泪湿前襟。

李攀龙说,嫂夫人不能光哭,快听听我兄弟说如何挽救椒山?

王世贞把疏文交给杨夫人,说,明天一早,你让儿子陪着你,到午门去敲登闻鼓。敲响之后,官中太监会从城墙上放下一个篮子,把这篇疏文提上去。这个时候,你就可以回家了。椒山能否得救,在此一举,嫂夫人千万要记住了。

杨夫人点头,说,这点事,我还是能够做到的。

皇上接到杨夫人的疏文后,看了看,有点怜悯,便把严嵩召至宫中,说,杨继盛真是那么该杀吗?

说完,便把杨夫人的疏文递给严嵩。

严嵩看完,说,皇上,这篇疏文文采可以,必是他人代笔。此举,必是想保护杨继盛的人做出的。臣子之间交通串联,不是什么好事!

皇上听了,说,那就杀掉!

皇上英明!

其实,王世贞、李攀龙昨天去杨继盛家读疏文的事,严嵩马上就知道了。他怀疑是徐阶暗中指使的。这样,他对杨继盛的恨意便增加了。加上胡植、鄢懋卿在一边危言耸听:杨继盛负海内重望,又是徐阶的得意门生。徐阶一旦当国,继盛出而佐之,还有我辈的好事?不杀继盛,正所谓养虎遗患也。严世蕃带领几个儿子跪下,哭着说,爹要救杨某人,则我们全家将为继盛所鱼肉。

张经、李天宠、杨继盛先后被斩于西市。此前三天,李攀龙受命前去河南重审一个案子,只好匆匆走了。走前对王世贞说,处理好椒山的后事。孤儿寡母的,太可怜了。(未完待续)